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 800 字。投稿邮箱: 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亲那时候

□冯积岐

父亲在世的时候,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他们那时候的事情。我以为,父亲老了,活到了怀旧的年纪,所以,父亲说起他们那时候的人和事,我当时没有多么在乎。现在,我回想起来,父亲并非只是怀旧,他其实想用自己经历的人和事,用自己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:应该怎么做人,应该怎么做事;什么事该做,什么事决不能做。

1949 年腊月,父亲离开了故乡岐山县,去宝鸡市参加了一个干部培训班;第二年春天回来后,父亲就去岐山县雍川乡一个村子里当上了工作组成员。尽管,当时的父亲只有十八岁,但是村里的农民不把他唤作小冯,而是称呼为老冯。可见,农民对下乡的干部是很尊敬的。父亲说,那时候,刚解放,没有工资,薪水是用小麦兑付,干一年,县政府付给一些麦子,算是工资。父亲说,他们在村里吃的是派饭,派到哪一家,在哪一家吃,吃毕饭,用县政府给的麦子给农民付吃饭的钱。

我记得,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我们那时候在工作组,连农民的一支烟也不能抽。”父亲说,工作组是有很严的纪律的。父亲说过几次之后,我就想,父亲说得太严重了吧,抽支烟,还算个事?父亲说:“确实是个事,还是个不小的事。”

父亲告诉我,有一天,他去一户农民家吃派饭——这是一户比较殷实的农民——吃完了饭,这个农民拿出了一包烟,父亲经不住其热情的劝让,抽了两支。后来,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的组长知道了,结果父亲被工作组组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,然后要求父亲当面去给那个农民作了检讨,而且父亲还写了检讨书。工作组组长说,这个书面检讨书要存入父亲的个人档案。

父亲说,他参加了一期和二期的土地改革,在农村干了一年多的工作组,在那一年多时间里,他犯过两次错误——父亲把抽农民两支烟视为一次错误。父亲说,第二次错误是他们工作组三个人共同犯的——三个人,每个人贪污了公家的一支牙膏和一条毛巾。第二次犯错误的处理结果是:他们三个人被叫到县政府,在干部会上作了检讨,同样写了检讨书,检讨书同样存入个人档案;而且,按物品价格,进行了赔偿。

这两件事,对父亲刺激很大。他从此明白了,做共产党的干部,一分一文也不能白拿,不属于自己的,决不能伸手。父亲当干部虽然时间不算很长,但是除了这“两次错误”,父亲一直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。

父亲拿他们那时候说事,目的是明确的——以自己为戒,让我明白: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不要伸手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干部,也没有什么权力,只是个小文人,但是父亲的话,对我也是很受用的。我从父亲的话中也知道了:父亲那时候是怎么样做干部,怎么样做人的。可以说,“父亲那时候”是那个时代的自豪和骄傲,也是其后代的自豪和骄傲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

何以为「家」

□陈世旭

某年出差,路过清朝名人袁枚的祖籍浙江慈溪。

袁枚少有才名,擅长诗文。进士出身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当过县令,后辞官隐居,广收诗弟子,女弟子尤众。活得很滋润,82 岁去世。

袁枚是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批评家,然而在历代文人中,无人可比的头衔是美食家。其有大著《随园食单》。

《随园食单》首开全面、系统、深入探讨中国烹饪理论先河,对食材的采办加工,烹调装盘,菜品用器,以及当时国中多地美食,作了详尽的论述和点评鉴赏,集经验、理论之大成,体大而虑周;作为划时代的烹饪典籍,代表着中国传统食学发展的较高水准,影响卓著,可谓中国饮食的《圣经》。而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鉴赏家、理论家,袁枚也成为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“食圣”。

“平生品味似评诗,别有酸咸世不知。”袁枚立食为学,并为之孜孜努力。数十年如一日,留心各种饮食的特点和烹饪技术,学习菜方,作集保存,致使《随园食单》“颇集众美”,精要独到、生动深刻、系统完备地阐述了饮食理论和厨事法则。其菜谱囊括海鲜、江鲜、特性、杂性等十多个方面,且滋味盎然,充分体现出他的食饌审美,全无一般菜谱的枯燥与流水账。其所记载下江地区为主的数百种精致肴饌、名茶、美酒等,均确记原料、制法、品质、由

来,时间跨度从元末至清中叶,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。

在袁枚这里,食味与诗味,治味与治诗,在哲学美学上是相通的。作为清代文坛性灵派代表人物,他主张诗文应写性灵,写个性,写个人生活遭际的真情实感,推崇性灵,标扬自我,重味中之旨,强调诗味真实自然、自我适意却又又不乏超然韵致与生趣。而“饮食亦然”,他认定“味欲其鲜,趣欲其真,人必知此,而后可与论诗”。他公开声明饮食是大学问,自认其学术生涯和成就相当一部分是食学,说自己的食学成就不在诗学成就之下。他甚至认为人生与国家大事莫过于饮食,世间万事万物“知己难,知味尤难”,“治菜”并不亚于治国、治军。他公开宣称自己“好味”,与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的道统圣训直接违背;他把饮食作为安身立命、益人济世学术毕生研究,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;他把饮食提高到艺术的高度,肴品制作艺术化,追求极致化结果;他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科学饮食、文明进食戒律,乃至厨师规范并为厨师立传,认为“作厨如作医”,而并非一般意义的烧菜,好的肴饌是美食行家与“良厨”共同努力的结果,等等。所有这些,他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倡者。

与袁枚的用心用功相比,后世的“美食家”就省事得多了。我好几位同行,有的偶尔写了篇饭馆题材的小说,有的出了个记录自己四处

吃喝的小册子,有的去电视台做过跟饮食有关的访谈,就都成了“美食家”。当然这里的“美食家”已经不是集修养、知识、趣味于一体的尊谓,不过是一种调侃,一种娱乐,图的是开心而已。
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只图虚名不顾其实的现象远不止于饮食。我自己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我在中国作协文讲所进修,假日去一位编辑老师家蹭饭,很兴奋地告知我打算跟班上同学一起集体申请加入中国作协,没想到对方微笑着问:你才发表了一个短篇,就成“作家”了? 闹了我个大红脸。

然而,我不长记性,过了些年,同样的毛病又犯了。

我做过一段社团工作,去基层出差,常常被人要求拿毛笔题字。时间一长,居然有人在介绍时称我“书法家”,我竟安之若素,毫不脸红,不加纠正。直到有方家朋友提醒,我才忽然汗出,赶紧罢手,文房四宝悉皆送人,免得哪天忍不住手痒再做蠢事。俗话说事不过三啊!

事实上,任何事物,一旦没有了质的规定性,其本来的价值也就随之消解,剩下的自然就只能是笑料。问题是,如果仅仅是笑料且自己又不在乎被人耻笑,倒也罢了,如果冒充的是学者、医家,登坛传道、悬壶济世,那造孽可就大了。

大家微语

威尼斯人的付出与回报

□三希堂

●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,威尼斯人在附近的海域,为过往船只提供各种公共服务。服务项目包括修建灯塔、为船只进出港引航、打击海盗、遇险船只救援等等。这些服务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。

●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疑惑了:这是傻子吧,只付出不求回报? 威尼斯人头脑精明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。他们一向善于经商,他们这么做自然有其道理。

片海域提供过公共服务,从而享有了这片海域的主权。当然,对于如此丰厚的回报,曾经的威尼斯人是无法预料到的。他们提供服务,建立优良的交易平台的目的,最初可能也只是为了当地经济安全、健康地发展。

●中国有句古话:“栽下梧桐树,引得凤凰来。”一千年前的威尼斯人便已深谙此道。

谈天说地

培养“离线力”

□倪西贵

QQ 有多个功能,我最喜欢的是“离线”,到底要不要接收对方的消息,主动权在你的手中。由此我想,在生活、工作中,人们都需要一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“离线”能力。

有一次,和一位同事一起去见新客户,我准备导航。同事说:“不用导航,客户的大概位置我知道。”我很惊讶,客户在几百公里之外,不知要走多少个路口,不用导航,能不走错路吗? 同事说:“试试看。”在高速公路上,同事集中精力开车,关注沿途的道路指示牌,很顺利地下了高速公路,但在岔口多的小路上,同事还是走错了几个路口,几经周折才到达客户那里。回来的路上,我埋怨说:如果你用导航,就会精确找到客户所在地,不用这么费劲。同事说:如果每次去一个地方都要“导航”,我们就

懒得用眼睛看、用脑子记,渐渐就会养成一种到哪里都要依赖导航的习惯。虽然我不用导航会走错路,但是自己走一次,印象会加深,下次不会再弄错。所以,每次去一个新地方,我只要知道大概的位置,如果不赶时间,就会让自己“离线”一下导航,摆脱一种依赖的习惯。我听了恍然大悟。我们发明了导航,虽然方便快捷,但如果长期依赖“方便快捷”的外物帮助,就会养成一种思维“惰性”,记忆力可能因此消减。

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,他有一个“癖好”,从来不把家人、朋友、客户等的手机号码存在手机的通讯录里。每个人给他的手机号码,他都习惯记录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,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,背一遍,把手

机号码都储存在自己的脑袋里。刚开始我们笑他“自找苦吃”,他只是笑笑,现在想来,他那超强的记忆力,应该就是这么慢慢练出来的。朋友说自己拥有“离线”能力,离开那些可以依赖的东西,尽力用自己的勤奋、智慧去工作,能保持自己的思维活跃度,让记忆力更加强大。

很多人有了车,就不想走路;有了手机,就一刻也不想放下。类似这些看似方便、舒服、安逸的事物,正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思维和记忆懈怠,并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生命的“流量”。所以,我觉得“离线力”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,它能让我们减少对外物的依赖,保持自己的判断能力、自立能力,提升自己的自制力。